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賦京

古史卷十八

宋　蘇轍　撰

鄭世家第十一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三年初封於鄭幽王八年為周司徒幽王以襃姒故王室多邪諸侯叛之桓公懼及其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

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則皆蠻荆戎狄非親則頑不可入也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矣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伐之無不克矣既克二邑鄔弊補丹依畴歴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

皆有寄地遂建國焉十一年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桓公死之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

案索隱鄭昭公名忽厲公名突皆武公之孫世豈有孫與祖同名者武公之名必傳者之誤理或然也然無以考證姑錄舊史而已

武公復為周司徒國人宜之詩人為之賦緇衣武公十年娶于申生寤生及段姜氏惡寤生而愛段欲立之公弗許二十七年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姜氏請封段邑之於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段既居京又私其旁邑公子呂復

請除之公不聽二十二年叚與姜氏謀襲鄭公聞之乃使吕伐之叚出奔共遷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毋相見也既而悔之潁封人考叔聞之言於公曰君何患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可也公從之乃復姜氏如初鄭自桓公而為周卿士平王始貳於虢周鄭相惡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二十四年平王崩周人將以政畀虢公四月使祭仲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七年公朝于周桓王不禮焉二十九年

以太山之祊易魯許田釋太山而祀周公虢公忌父遂為周卿士公以齊人朝王三十年王命公為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三十二年公及齊魯入許許男奔衛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居許西偏曰我死則去之毋與許爭桓王復取我鄔蒍邘之田而與我蘇氏十二邑蘇氏叛周王不能有也周自是遂失鄭是時楚方北征諸夏三十三年公會蔡侯于鄧以謀楚三十七年王奪公政公不朝王從蔡衛陳人

來伐公禦之王卒敗祝聃射王中肩聃請從王公不許夜使祭仲勞王三十八年北戎伐齊太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人餼諸侯之大夫使魯為之班魯以周班後鄭忽怒四十二年以齊師衛師攻魯四十三年莊公卒祭仲立忽是為昭公公之為太子也齊侯將妻之以齊大非偶故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不聽莊公寵子三人曰子突子亹子儀突母宋雍氏曰雍姞雍氏有寵於宋

莊公宋人誘祭仲執而與之盟使立突歸忽出奔衛突立是為厲公宋以立公故責賂無已魯侯欲平我於宋宋公不可元年十二月師及魯師伐宋二年宋以齊衛燕人来戰我及魯師敗之三年宋復以諸侯伐我四年公患祭仲專使其婿雍糾殺之不克糾死夏公出奔蔡昭公復入許叔入于許秋厲公入居于櫟冬諸侯伐我將納厲公不克初莊公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諫不聽公入二年渠彌弒公而立子亹子亹元年齊襄公

師于首止將討昭公之亂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立之子儀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瑕請納公盟而舍之六月瑕弑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公之出十七年矣入而殺傅瑕以其貳於子儀又責原繁以其不納已也繁縊而死後元年公會諸侯于鄄齊桓公始伯既而宋齊邾伐郳我閒之侵宋二年春宋齊衛伐我冬公及諸侯盟于幽始成于齊三年齊人以公之不朝也執我大夫詹五年

周大夫奉王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奔衛衛燕為之伐周六年公和王室執燕仲父以王歸處于櫟子頹享大夫樂及徧舞公謂虢公曰子頹干王之位禍莫大焉而歌舞不倦是樂禍也樂禍必敗乃謀納王七年公及虢公納王殺子頹享王于闕西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亦將有咎王賜我武公之畧自虎牢以西五月厲公卒子文公捷立七年楚子元伐我入純門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楚師疑焉諸侯來救楚師夜遁十三年狄入衛公惡

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以禦狄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詩人為之賦清人十四年楚人伐我比三歲來伐以我即齊故十七年齊桓公服楚於召陵師還將出於陳鄭之間陳轅濤塗與我大夫申侯謀譎齊使出於東方申侯許而陰背之齊侯說與之虎牢濤塗謂申侯必城之因譖之公曰申侯將以城叛十八年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齊桓公合諸侯盟于首止以定鄭王疾齊使周公道鄭叛齊從楚公喜於王命逃歸不盟十九

年諸侯伐我二十年齊復伐我公殺申侯以說秋世子華會諸侯盟于甯母華言於齊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為内臣齊侯不許二十一年公乞盟于齊二十九年殺世子華三十年齊桓公卒公再朝于楚宋襄公怒三十五年宋伐我楚子來救敗宋公于泓公享楚子取我二姬以歸晉公子重耳亡過我公不為禮叔詹諫不聽三十七年伐滑王使伯服游孫為滑請公不聽而執二子王以狄伐我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

后既而黜之狄攻王王來處于汜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而後聽政四十年公及楚人圍宋四十一年公如楚勸伐晉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公懼使子人九行成公及晉侯盟于衡雍四十二年晉侯秦伯圍我責無禮且貳於楚公使燭之武夜見秦伯曰鄭知亡矣然亡鄭以陪晉晉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君亦何所不利秦伯說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晉師亦去初文公有子六人子華子臧得罪死子士

死於楚子俞彌早卒子蘭奔晉惟子瑕在而公惡之弗立也子蘭之母曰燕姞賤妾也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故生子名之曰蘭蘭從晉侯圍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於是召而立之以與晉平四十五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若潛師以來鄭可得也秦伯從之元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公使皇武子辭焉秦

師知其有備乃去十年楚人間晉靈公之少也師于狼淵以伐我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遂及楚平十一年楚子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為右盂公為左盂十八年晉侯會諸侯于扈以我貳於楚不見公公子歸生使謂趙盾曰居晉楚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吾罪也晉人乃行成使趙穿公壻池來質我亦使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初宋人弑昭公而齊懿公凌虐魯國晉再合諸侯將討之皆取賂而還二十年公及楚盟以晉為不足與也秋晉

趙盾以諸侯伐我會于棐林楚蔿賈來救囚晉解楊冬晉復伐我二十一年春歸生以楚令伐宋敗之于大棘囚華元獲樂呂晉再來伐二十二年及晉士會盟夏楚人侵我冬穆公卒子靈公夷立元年楚人獻黿於公公子宋與歸生將見宋食指動謂歸生曰我如此必嘗異味公食大夫黿知宋之言召而弗與宋怒染指嘗之而出公欲殺之宋與歸生謀而弑公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疾辭曰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公欲去穆

氏而舍去疾去疾請與穆氏皆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冬楚子伐我元年楚復伐我晉荀林父來救二年楚復伐我成而還三年公會諸侯于黒壤復與晉平五年楚子伐我晉郤缺來救公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六年夏及楚人平諸侯之師伐我亦與之成冬楚子伐我晉士會以諸侯來救逐楚師于潁北遂戍鄭公子歸生卒討靈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七年楚子伐我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且徼事于晉八年春楚子圍我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師退我復修城楚師復進三月入鄭公肉袒牽羊以逆楚師為我退三十里而平夏晉荀林父帥師來救羣帥不協楚人敗之於邲十年晉侯伐我公如楚謀晉十七年晉侯復以諸侯伐我公子偃禦之敗諸丘輿十八年春襄公卒悼公費立冬晉欒書伐我楚公子側來救公與許男訟于側元年公與許男皆訟於

楚我不勝公歸請成于晉八月及晉趙同盟于垂棘二年春公如晉拜成六月悼公卒弟成公睔立楚公子嬰齊伐我晉欒書來救遇於繞角楚師還成公元年春公如晉秋楚嬰齊伐我晉侯帥諸侯來救囚楚鄖公鍾儀三年春楚人以重賂求我公會楚公子成于鄧秋公如晉晉人執公而使欒書來伐冬楚嬰齊侵陳以救我公孫申謀曰我出師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乃圍許四年晉使衛侵我公子班以申之謀立公

子繻國人殺繻而立世子髠頑晉人伐我而歸公賂之以襄鍾盟于脩澤公子騑質焉公歸而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公子班出奔許六年晉楚之大夫盟于宋曰無相加戎公如晉聽成九年楚背晉侵我喜侵楚取新石十年春楚以汝陰之田求成騑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喜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宋師舍於夫渠不儆喜覆而敗之獲其二帥我及楚子與晉侯戰於鄢陵楚鄭皆敗績晉人射楚子中目秋晉侯復以諸侯伐我喜宵軍

之宋齊衛皆失軍十一年春郳侵晋衛人侵我以救晋夏太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人來戍是歲晋悼公初立以諸侯伐我楚嬰齊來救自是晋再伐我楚再來救十四年夏成公卒子僖公惲立成公疾病大夫請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若背之其誰暱我秋諸侯會于戚以謀我冬諸侯城虎牢我及晋成僖公無禮於諸大夫五年將會諸侯于鄬郳相又不禮焉郳使賊弑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子喜生五年奉而立之

是為簡公元年春羣公子謀討騑騑先之反殺羣公子公子發侵蔡獲蔡公子燮諸侯會于邢丘公親獻捷于會冬楚公子貞伐我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子嘉公孫蠆公孫舍之欲待晉騑曰謀之多族事滋無成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可也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騑不

從遂及楚平二年晉以諸侯來伐將圍我乃行成將盟晉人為書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如此盟騑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晉人不得已而盟復以諸侯伐我而去嘉欲擊晉師舍之止之冬楚子伐我騑欲及楚平嘉與蠆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

之若何騑舍之曰吾盟固云乃及楚平三年夏輒及楚公子貞伐宋衛侯救宋舍之曰必伐衛以明與楚使皇耳侵衛衛人獲皇耳輒又與楚侵魯魯仲孫蔑曰鄭執政將有大咎師競甚矣秋晉侯以諸侯伐我師于首止尉止與騑有怨師羣不逞以作亂殺騑發輒三大夫嘉知而匿之故免嘉當國諸侯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乃及晉平楚貞來救宵涉潁與楚人盟諸侯之師侵我北鄙而歸諸大夫患晉楚之故皆

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能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則可固與矣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埸致惡於宋四年春宋向戌侵我大獲夏舍之侵宋諸侯圍我秋及諸侯盟于亳楚子秦師來伐我逆而與之伐宋諸侯復來伐我乃使良霄石㚟如楚告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

也楚人執之乃行成于晉冬公會諸侯于蕭魚晉人歸鄭囚納斥候禁侵掠十一年冬公會諸侯圍齊公孫蠆良霄公孫黑肱行嘉舍之公孫夏守嘉謀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圖之楚令尹午帥師伐我二子知其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應楚無功而還十二年國人討尉止及楚師之難嘉以甲自守舍之夏率國人伐而殺之逐其黨子革子良皆奔楚立公孫僑為卿十七年秋諸侯會于夷儀將伐齊冬楚子以諸侯之師伐我以救齊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十八年夏舍之僑以車七百乘入陳命師無入公宫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賂我以宗器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以獻僑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冬公如晋拜陳之功夏復伐陳取成而還許人有怨於我十九年秋許靈公如楚請師而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楚子來伐僑曰晋楚將平楚王於是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舍之說不禦寇楚獲九人而歸二十年良霄會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既盟公享趙武于垂壠大夫七人皆從武請賦以觀其志退而告人曰皆數世之主也良霄賦鶉之奔奔武曰是將為戮二十一年秋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辭之而要公吉還以告舍之舍之曰楚不修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私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游吉如晉告朝于楚公如楚楚康王卒

二十二年舍之卒其子虎即位鄭饑虎以父命餼國人粟户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為上卿良霄將使公孫黑如楚黑不願强使之黑將攻之大夫和之盟而止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紓二十三年夏公及大夫盟良霄又將使黑如楚霄嗜酒七月黑及其醉伐之醒而奔許公盟大夫於太宫盟國人于師之梁霄自墓門之竇入駟帶率國人攻而殺之罕虎以政授國僑僑為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夏公如晉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二十五年楚令尹圍娶于公孫段氏國人懼其襲我使行人羣辭焉楚人知其有備請垂櫜而入乃許之黑與公孫楚爭室婦人欲從楚黑櫜甲以見楚將殺之楚擊之傷大夫畏黑為之放楚於吳六月公及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六卿私盟于薰隧黑强與於盟書曰七子晉

趙武死公徃吊之趙氏辭及雍而復二十六年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大夫數其罪戮之二十七年秋罕虎如晉告將適楚冬公如楚楚子及公田於江南二十八年僑作丘賦國人謗之三十年春僑鑄刑書晉叔向以書非之不聽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見鄭其災乎六月丙戌鄭災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元年秋公會諸侯于平丘僑爭承晉人許之罕虎卒僑哭之曰吾已無為為善矣惟夫

子知我四年晉韓起來聘求賈人之玉僑辭焉起以玉與馬私覿於僑而謝之四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謂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僑弗與六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三日哭國不市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亦不復火八年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史記聲公五年子産卒後此二十六年今以左氏為信

十二年公如晉游吉相與范鞅言及王子朝之亂鞅曰若王室何吉曰老夫其國

家不能恤敢及王室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鞅懼與韓起謀而納王十六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二年晉頃公卒游吉吊且送葬晉人以其無貳詰之對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寡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不足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不能詰十年正月游速帥師滅許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將因我以

作亂于周我為之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二月晉人使魯來討取匡十一年公及齊侯盟於鹹始叛晉十三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鄭益弱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罪之元年游速會齊侯衛侯于安甫二年及魯平五年冬晉范氏中行氏既出奔復入我師助之晉人敗我于百泉六年宋平元之族自蕭來奔戛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八年齊人輸粟于范氏罕達駟弘送之晉趙鞅伐我戰于鐵我師敗績十三年春宋師侵我宋鄭

自此連歲相侵爭邊邑至十九年以所爭邑為墟乃止二十六年晉荀瑶伐我取九邑三十三年荀瑶復伐我齊田恒來救晉師還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錫立八年鄭人弑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元年韓伐我殺幽公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為繻公年表云幽公子十五年韓來伐取雍邱城京十六年伐韓敗之於負黍二十年韓魏趙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圍韓陽翟二十五年殺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

弒繻公而立幽公之弟乙是為鄭君二年負黍反復歸於韓十二年韓伐我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

蘇子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葢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邵明謂之鄭志葢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

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烏乎其忮心發於中卒不可盜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獘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

可謂知務矣哉

古史卷十八

古史卷十九

宋　蘇轍　撰

越世家第十二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謂之越子斷髮文身披草萊而邑焉或謂越祝融之後羋姓故史伯告鄭桓公曰羋姓夔越不足命也史記以越為禹後姒姓未知孰是其先二十餘世不通於諸侯與吳為鄰世相攻戰至於允常吳王闔閭立五年始舉兵伐之春秋謂之於越魯史墨聞之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吳將不免闔閭十年克楚入郢越聞之入吳吳亦敗於秦楚而歸允常卒子句踐立時闔閭之十九年也越王句踐元年闔閭因其喪伐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死遂自刎也師屬之目因而伐之大敗吳師闔閭傷指而卒其子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三年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大夫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

德也爭者事之末隂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興師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遂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

越王越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宰嚭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行獻嚭嚭受之乃見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越已服為臣若將舍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伍員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之困會

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齊小白奔莒晉重耳奔狄其卒王伯何遽不為福乎及其反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為質於吴五年而吴歸蠡九年越王

自會稽歸七年矣其士民皆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結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越王曰善十一年吳王伐齊十三年將復伐齊越王率其衆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伍員懼諫弗聽遂伐齊敗之而歸

殺伍員而任嚭以政越王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十四年吳會魯槖臯十五年吳會晉黄池吳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守越王復問范蠡蠡曰可矣夏六月丙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王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獲太子友

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吴吴王歸自黄池使人厚賂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吴乃與吴平十九年越復伐吴吴士民罷弊輕鋭死於齊晋遇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吴中軍而鼓之吴師大亂遂敗之二十一年越圍吴二十三年始聘於魯二十四年夏納邾隱公邾太子革來奔吴王夫差棲於姑蘇之山使公孫雄請成於越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

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越王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殃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越王曰吾欲聽子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十一月遂

滅吳夫差自殺越王葬之史記越王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嚭之罪誅之固當然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乃止滅吳後二年嚭尚在則越未嘗誅嚭也越王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越王胙命為伯越乃以淮北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二十五年秋魯哀公使叔青來聘使諸鞅報聘於魯二十六年魯哀公來朝二十七年衛出公在城鉏使其祝史揮來請師以伐衛二十八年夏使臯如后庸帥師會宋魯之師以納衛侯取賂弗克納而還衛侯來奔遂死于越二十九年春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秋魯哀公來奔

王句踐卒左傳史記皆不記句踐之年然史記稱越王元年闔閭聞允常死興師伐越敗於檇李令據此而求之春秋以次句踐之年然卒不知其卒之年矣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無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方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

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
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於頓兵
接刃而況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
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
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
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
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
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

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齊魯南陽分有大於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

是以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索隱復猶言況復也讎當作犨犨龐長沙三邑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成其弊可以伯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摇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摇為越

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蘇子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羮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

皆﨤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温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葢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彊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古史卷十九

古史卷二十

宋 蘇轍 撰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其二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穆王得八駿馬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欲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迹史記言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穆王為穆王御以見西王母事近於誕故不錄而取鄭丹言穆王事足之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伐霍伐魏伐耿滅之皆趙夙御戎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霍太山為祟使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

之祀晉復穰獻公賜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衰衰字子餘杜預曰趙夙趙衰兄未詳孰是卜事晉獻公及諸公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難亡奔翟成子從之翟伐廧咎如得二女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成子生盾重耳亡十九年而反國為晉文公文公更以姬氏妻成子生同括嬰齊及狄人歸季隗趙姬亦請逆盾與其母既至姬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以叔隗為內子文公二年克原問誰可守者寺人勃鞮曰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乃以成子為原大夫四年謀元帥成子曰郤縠可將以成子為卿讓於欒枝先軫八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乃以成子為卿晉襄公六年成子卒盾代任國政是為宣子七年襄公卒宣子欲立文公子雍不克更立襄公太子夷皐是為靈公宣子修明典法晉國以治賈季在狄狄人問趙衰盾孰賢賈季曰趙衰冬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靈公立十四年侈而虐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宣子盛服將朝坐而假寐

麑歎其忠敬不忍害而自殺公又伏甲而飲宣子宣子知之趨出公使猛犬噬之其車右提彌明殺犬戰而死公徒有嘗餓于翳桑宣子見而食之并以食遺其母者倒戈以出宣子宣子出奔族子穿攻靈公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乃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成公始以卿之適子為公族餘子為餘子庶子為公行宣子請以括為公族而已為旄車曰括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臣狄人耳成公許之宣子

卒子莊子朔嗣史記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案左傳魯宣公八年亦晉成公之八年也書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郤缺為政而趙朔為卿則盾已死矣非景公之時也景公成公子後此二年始亡　晉景公三年莊子將下軍及卒子文子武嗣初嬰齊通于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十四年同括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譖之景公曰同括將為亂十七年誅同及括武尚幼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少畜于宣孟言於景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韓厥

告趙朔趙亡朔不聽遂殺朔及同括嬰齊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按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拒楚于邲十二年晉作六軍括始為卿十四年乃放嬰齊十七年禍作而武已生畜于公宮韓厥為言而復歸其田耳其事皆有本末不可誣也且趙氏大宗非其家亂倚公室而去之勢不能動豈一大夫屠岸賈所能滅乎春秋之後好事者喜立異說如公羊郲叔術吳語黃池之會其類皆不可信今太史公信此亦已妄矣晉悼公立文子始為卿十三年超將上軍平公十年遂為正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說之十二年會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以弭諸侯之兵楚人衷甲文子不與較楚不敢動楚人又欲先

歃文子亦不争諸侯貴之十七年復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虢文子於是年未五十耄而語媮周劉夏魯叔孫豹秦公子鍼與醫和皆知其將死歲終而卒子景叔成嗣晋平公非賢君也文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伯文子死晋遂衰景叔卒子簡子鞅嗣晋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于黄父謀納周敬王明年王入于周十二年六卿滅公族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晋公室由此益弱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城汝

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譏之晉定公十年將盟衛侯簡子使涉佗成何徃衛侯請執牛耳二子捘衛侯之手衛侯怒遂叛晉十一年魯陽虎來奔簡子納而用之十五年簡子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父兄不聽簡子召午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不與圍午將作亂董安于請備之七月范中行氏伐趙氏之宫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韓

不信惡寅魏曼多惡吉射荀躒嬖梁嬰父欲以為卿范臯夷無寵於吉射亦欲作亂謀以嬰父代寅而以臯夷代吉射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逐以君命伐范中行氏二子反伐公敗奔朝歌韓魏為趙氏請十二月盟而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發難也討之躒以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

祀之于廟十九年夏簡子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簡子禦之于戚大敗之二十年簡子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圍邯鄲寅奔鮮虞齊人納寅于柏人二十二年圍柏人寅吉射出奔齊趙遂有邯鄲柏人雖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三十年晉會吳于黄池爭長未決而越入吳簡子謂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吳以越難不能久乃先晉衛莊

公入而不朝于晉三十四年夏簡子伐衛齊救之師還冬復伐衛將入其城簡子止之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立般師乃還趙氏有直臣周舍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樂大夫問焉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晉人悅之有姑布子卿者善相人簡子使相諸子曰無為將軍者至子毋恤曰此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簡子因此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果賢後又告諸

子吾藏寶符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爭往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世子伯魯而以毋卹為世子三十六年簡子卒毋卹嗣左傳魯哀公二十年晉定公之三十七年也是歲越圍吳趙襄子降喪食然則簡子死三年喪未終也而史記稱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此說既已謬矣又稱出公十一年簡子疾使太子毋卹與知伯伐鄭十七年簡子卒襄子元年越圍吳使楚隆問吳王荅出公定公之子也使簡子之死實出公十七年則非吳滅之歲使襄子實吊吳王則簡子之死前此矣進退不可考據故其記簡子多十八年記襄子少十八年言襄子在位凡三十三年而已今定以左氏為

本仍以越圍吳之歲為襄子元年而推次襄子行事之年故襄子在位凡五十一年也 三十七年越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黄池之會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及也吾是以為降隆曰盍使吳王知之乃使隆往弔焉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喪與代王會夏屋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陰以斗擊殺之及其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

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磨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晉出公十三年襄子從荀瑤伐鄭門于桔柣之門瑤謂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由此怨知氏十七年知氏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欲以齊魯伐四卿四卿恐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是年四卿分地見晉世家而六國年表在晉哀公三年趙世家云襄子之四年蓋太史公不能正簡襄亡立之年故於年表還就其事尤為乖舛今簡襄之年既正則分邑之年以晉世家為允四卿乃立昭公曾

孫驕是為哀公荀瑤專決晉國之政四年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以圍鄭之怨不與瑤怒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戰國策作張孟談史記作孟同益太史公以其父名改之耳而告之曰知伯請地三家而吾獨弗與其移兵伐我必矣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其餘政教猶存其必居晉陽襄子曰諾發車騎趨晉陽城郭府庫倉廩兵甲既具而三家之兵至三月不能拔舒兵而圍之決晉水以灌其城城不沉者三版

城中巢居懸釜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趙合謀殺守堤之吏決水以灌瑶軍瑶救水軍大亂三家交攻之遂禽瑶而分其地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醫扁鵲視之曰非病也昔秦穆公甞如此寤將有所言矣居二日半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記之皆驗於後益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亦言滅知伯及武靈王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為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知非為國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載簡子事於扁鵲傳而已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

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為太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此非今之中年今之中年非趙地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益趙自有中牟耳　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

中山武公初立史記中山事分散數處於此言中山武公初立類始建國者於魏文侯十七年記伐中山使子擊守之於樂毅傳言樂羊既取中山其後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然戰國策言犀首立五王齊王羞與中山並王犀首與趙武靈時不甚遠或曰中山古鮮虞姬姓竟未詳其實也徐廣曰中山武公西周桓公之子也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不知廣何自得此說然是時周衰已甚亦安能使其子弟據中山乎

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六年趙韓魏始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万畝

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矣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養無不充君說使謂

相國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人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

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魏惠王與公中緩爭國成侯與韓因其亂伐之敗之濁澤圍魏惠王六年中山築長城魏敗我懷成侯五年魏惠王之元年也則濁澤之圍當在五年史記在六年誤矣魏惠王既定位二年敗趙于懷敗韓于馬陵據韓魏世家年表並同而趙世家在五年亦誤今並正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

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秦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敬侯十一年三國已滅晉分其地矣至此復分晉者必有餘地昔所未分耳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

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亡奔韓太子立是為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年秦使商鞅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蘇秦自燕來言六國約從以擯秦肅侯從之以車百乘黄

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使秦東約諸侯十七年圍魏黄不克秦以公孫衍為大良造說齊魏謀共伐趙以敗從約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肅侯以讓蘇秦秦恐遂去趙而從約解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子武靈王立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使國人謂侯曰君時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齊宣王九年魏襄王元年會於徐州始相王後十一年秦惠文王始稱王明年韓宣惠王燕易王始稱王至此五年趙猶不稱王然卒不見趙稱王之年豈自惠文始而追謚武靈王李兊約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欲隂構於秦以解其怨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齊王令公孫衍以攻宋說李兊李

兑報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此亦舉宋之時也臣已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世一時也

臣願足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也蘇代亦為齊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奉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万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齊破燕十一年王召

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樂池送之裴駰曰案燕世家子之死燕人共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送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也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琴而作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華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內其女娃嬴娃嬴孟姚也甚有寵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卒王使代相

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之秦立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
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
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
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阻漳滏之
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
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
無彊兵之救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
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吾欲繼

襄主之業啟胡狄之鄉用力少而功多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前世之勲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徳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於是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

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而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

中國者聰明徇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

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黒齒彫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

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實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幷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而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造周祒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

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

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楡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幷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陘者山絶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也）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

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王子何是為惠文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肥義為相國并傅王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又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

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楚懐王自秦來奔弗内楚王之末入秦也或謂主父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亦天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楚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鬭兩罷

而歸其死於虎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斃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其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楚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

三晉令主美秦之言而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彊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安環中趙矣以彊秦之有韓梁楚與韓之怒割必深矣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鋭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

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而多割是秦禍亦不離楚也又利於三晉願王熟計之也趙因起兵伐戎翟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章素侈心不服其弟為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殆有私乎小人輕慮淺謀見利而忘害同

類相持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為怨府無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我也曰無變而度無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不敢失吾言也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

子巳令年耳涕泣而出見乃數見公子成與謀備田不禮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吾聞之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自今以往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𠈁然也反北面屈於其弟心憐之初章嘗為太子矣主

父得惠后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惠文王乃廢章而立之及惠后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兑自國至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敗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兑因圍主父宫章死成兑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宫中人後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不

得食探爵鷇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宫成為相號安平君兑為司寇王少成兑專政五年與燕鄚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十一年齊秦自立為東西帝既而皆復為王董叔與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秦攻魏取安邑諸侯皆賀趙王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彊得安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於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

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諒糫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糫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安邑諸侯皆賀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糫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平陽君平

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䝱曰平陽君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弟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華陽君涇陽君華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

諒猳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十三年韓徐將攻齊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兵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樂毅以五國兵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

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

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榆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

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交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無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

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

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為質

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宫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
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
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祭祀則
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
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
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

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乗質於齊齊兵乃出燕封宋人榮蚠為高平君使將而攻趙趙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城邑五十七

以與齊求安平君田單而將之趙奢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三城五十七邑此與敵國戰覆軍殺將而求者也今以此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奢嘗為燕守上谷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君奚求安平君為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僕已言之王王許我矣奢曰君過矣齊之於燕豈茹肝涉血之仇耶使安平君愚安用之使安平君知又安肯與燕戰且安平君奚以趙之彊為趙彊則齊不

復伯矣今得殭趙之兵必將曠日持久使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敝府庫倉廩虛乃引兵而歸耳平原君不聽田單將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畧如奢之言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

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惟王財之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懐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歴

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寡君使勝致命以萬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

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長平七年王信秦閒免廉頗使趙括代將秦人圍之射殺括軍四十餘萬降秦秦皆阬之王乃悔不聽趙豹之計秦圍邯鄲王欲媾秦虞卿説王請以重寶附楚魏使秦疑天下之合從而後秦媾可合也王不聽與趙豹謀遣鄭朱入秦為媾諸侯見秦趙為媾遂不肯救趙邯鄲幾拔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將景陽及魏公子無忌皆來救秦還

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西周君納地於秦秦受而歸其君王𧙗卒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焚十四年平原君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使栗腹約歡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王從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樂乘為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六年廉頗

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樂乘假相將而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七以龍兑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悼襄王偃立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攻平邑中年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太子質秦秦復歸之史記六國年表是歲

太子從質秦歸而世家不載其事載秦召春平君國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納之秦也君留之是絶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遺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留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太子與春平君疑其一人耳一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之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王遷立史記遷謚幽繆徐廣曰一日湣王世本悼

襄王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皆無遷謚遷失國後死恐不當有謚 遷之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趙人輕之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徐樂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

馬尚擊之王信秦間誅牧而免尚以趙怱及齊將顔聚代之怱軍破聚亡去以王遷降秦人徙遷房陵八年十月邯鄲爲秦趙之亡大夫共立公子嘉爲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遂滅趙

蘇子曰趙於戰國彊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

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古史卷二十